

# 詩 歌 研 究

A Study in Odes Poem

by Hou Chang  
暢 候

中國歷史，甚為悠久，文化極為燦爛，詩歌為中國文化之一部份，尤屬重要。詩與歌，原本一體，為民間大眾文學之一，亦為文學中最早期之作品。謹參酌古今學者意見，加以研究，略貢一得如次：

## 一、詩歌之起源

人類靈性，超越任何動物，未在其他星球發現更靈性之動物以前，所謂「人為萬物之靈」，殆已成千古不移之定論。由於人類具有特殊高級之靈性，故其情感，極為豐富。蓋有情即有感，有感即有應，應而後有聲，聲而後有言，言為心聲，宣之於口，形成自然音響之節奏，如是詩歌由是而產生焉。詩歌以情感為要素，為主宰，所以人之生也，與情俱來。情動於中，而形於外，形於外之聲音言語，由於日常生活之感觸，喜怒哀樂之不同，變為咨嗟咏嘆之簡單詩歌，亦為人類理性之所至，文化發展之自然過程。初民以其聲音言語，結合其生活風習，發為詩歌，由於其生活所必需，乃代代相傳，普遍應用。諸如先民及現在山地同胞唱之杵歌，及苦力歌唱之歎力歌等，多藉以調節其氣息，緩和其情緒，統一其行動，成為其生活之一部份，積久成為若干固定之模樣，(patterns)亦即所謂模式一格式。當時以其無文字記載，徒然具有聲調而已。不觀乎鳥類，亦能發出歌聲，彼此唱和，以表示其情感，而況人乎？現代英國詩人浩斯曼(A. E. Housman)在劍橋大學講「詩的意義與性質」時，力陳詩對於人之生理影響甚大，本其情感發而為詩，其旨趣東西如出一轍。有謂詩歌產生在文字發明以前，亦難否定。詩經集傳序朱熹謂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」

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慾也。夫既有慾矣，則不能無思；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；既有言矣，則言之不能盡，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，必有自然節奏而不能已焉。此詩之所以作也。宋書謝靈運傳論：「雖虞夏以前，遺文莫覩，稟氣懷靈，理無或異。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也。」詩歌之產生背景及詩歌之成為詩歌，不外人類情感懷抱之所積，表現於自然之音響，故謂詩在言志，歌在永言。漢書藝文志云：「誦其言，謂之詩，詠其事，謂之歌」。實在詩歌為一體，非詩之外別有歌也。古者能詩必能歌，能歌亦多能詩，以自然理性言之，詩歌雖屬同時產生，但歌尚早於詩，有類雙胞胎之前後出生然。詩歌之所以成為一體，以兩者皆發自天性，皆有自然之節奏，而協之以音律，故詩必能歌，皆能譜入管絃，進而伴音樂而生舞蹈也。詩歌之最早者，為唐堯時之擊壤歌，歌曰：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！

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！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乎？

虞舜之南風歌曰：

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

右二歌，學者多以後人藉用原歌詞意，僞託而成。但為最早之作，仍無疑義。

其次為漢高祖置酒沛宮，酒酣，擊筑自歌(大風歌)歌曰：

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

另一部偉大之成文詩歌，當推詩經。就其內容而言，周代有關重要詩選，社情政情，多已包含在內。就其年代計算，已達三千年以上，亦云早

## 二、詩歌之演變：

中國歷史文化，甚為悠久。詩歌產生於一切文學之前，因而演變亦多。茲所述及者，僅言演變之概略歷程，不及演變之實際內容，以節篇幅。茲分別簡述之：

(一)詩經：詩經為中國民間一部偉大之文學作品，桑濮男女所歌，公卿諸侯所獻，集而譜入管絃，成爲樂章。歷來將詩經分爲采詩與刪詩兩說。

采詩之說始於漢代，即謂古有采詩之官，使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刪詩即謂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厲之缺。此說爲司馬遷所倡，贊成與反對者，互爲參半。但孔子曾於鄭風僅曰：「誦詩三百」，未嘗言刪也。至詩經之分類，可簡分爲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六義。析言之，風者風也，教也，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，共有十三國風，即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衛、檜、鄭、魏、唐、齊、秦、陳、曹、幽、王是也。詩序謂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諭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」。

以各國地勢風俗之不同，太史采之，以通諷諭。雅者朝廷之事，公卿大夫之詩，主於備箴規，存勸戒，宣導君臣之隱衷。故詩序曰：「雅者正也，言土政所由興廢也。政有大小，故有大雅焉，有小雅焉」。頌者宗廟之詩，用之歆格鬼神，主於揚盛德，敘成功，導達子孫之孝思，臣庶之誠敬者也。頌有周頌、魯頌、商頌。詩經中既有風、雅、頌之三體，而詩體中復有賦、比、興爲詩之三法。賦者鋪陳其事，而直言之，無所謂託事也。即爲隨物賦形，乃一種修辭之鋪陳法。比者以彼比此，或取物以比人，明說此物，却隱彼情，似有所畏懼，不敢正言，以比取喻，語較委婉，爲一種修辭中之象徵法。興者先言他物，以引起所詠之辭也。或就時地，或借景物，引起意中之所欲言，爲修辭中之聯想法，此皆詩經之內容概要也。

(二)楚辭：楚爲周代新興國家，並非周天子諸侯屬國，文物獨具特色，如楚辭是。楚辭爲另一種詩歌，亦爲詩之變體。繼三百篇後之偉大文學作品，亦可稱爲楚國文學也。概在東周西周之會，黃河流域各國，大多皆有詩篇流傳。自春秋以後，長江流域，產生文學作家頗多，尤以楚國爲甚。

楚辭，即由漢劉向以屈原宋玉諸人之辭賦，輯成一書名之，又有稱爲楚騷或騷賦者。屈原作九歌之後，復又著作所謂「辭章之祖」的離騷，益足以表現其高尚之人格及忠君愛國之精神，茲將詩、辭、騷、賦之演變，引介鍾嶸詩品序以明之，序云：「賦者受命於詩人，而拓宇於楚辭也」。由此即可知賦承於騷，騷承於詩。卽詩一變而爲騷（辭），騷一變而爲賦也。此其遞嬗之梗概。

(三)樂府：樂府乃官署之名稱，其官有令，有音監，有遊儕。其樂章爲另一種詩體，分爲十二類，即郊廟歌辭、燕射歌辭、琴曲歌辭、近代曲辭、橫吹曲辭、新樂府辭。樂府自漢高祖歌舞大風之後，傷感叢生，所教樂兒一百二十人，皆會吹樂，有缺輒補。夏侯寬、李延年，曾任樂府令及協律郎。漢盛至隋唐，陸續演變而爲擬樂府新樂府矣。所謂古樂府有鼓吹、饋歌、橫吹、鼓角、相和、清商舞曲、雜曲、雜歌謡之分。擬樂府非模擬前賢之作，係取其貌似之謂。有借用舊題自由發揮者，篇什長短不一，音節亦不嚴加限制，乃各自成調也。新樂府爲唐世之新歌，杜甫元結發較於先，元稹白居易集大成於後。蓋唐後人沿襲古題，唱和重複，以爲不如寓意古題，則美見事，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。遂相率不復更擬古題。出新意爲詩，此其所以有新樂府之產生也。其餘不備。

四五、七言詩：古人作詩，不講求平仄對偶，一般稱爲古體詩。迄至六朝，五言絕句、七言絕句，皆已具備。至唐則五言律詩，七言律詩，均已風行極盛一時，可稱爲近代詩。絕句發生於六朝，亦可謂爲近古詩，近古體詩。

五言詩起自後漢，繼樂府嬗變而來。如魏文帝之五言雜詩云：

漫漫秋風長，烈烈北風涼。展轉不能寐，披衣起彷徨。彷徨忽已久，白露沾我裳。俯視清水波，仰看明月光。天漢迴西流，三五正縱橫。草蟲鳴何悲，孤雁獨南翔。

鬱鬱忽悲思，緜緜思故鄉。願飛安得翼？欲濟河無梁。向風長嘆息，斷絕我中腸。

阮籍以事常恐遭禍，自放詩酒，作詠懷八十一首，其中一篇云：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彈鳴琴，薄帷鑒明月，清風吹我衿。孤鳴號野外，

翔鳥鳴北林，徘徊將何見？憂思獨傷心。

七言詩起於漢初，如高祖之大風歌，武帝之瓠子歌、秋風辭、天馬歌。昭帝之黃鸝歌、林池歌、及季陵別歌等，句中皆夾用兮字，係由楚越蛻變而來。如項羽垓下歌曰：

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雖不逝，驛不逝兮可奈何！虞兮虞兮奈若何？

東漢安帝時，張衡作四愁詩云：

我所思兮在雁門，欲往從之雪紛紛，側身北望淚沾巾。美人贈我錦繡段，何以報之青玉案。路遠莫致倚增難，何為懷愛心煩惱。

次言絕句，亦有五言七言之分，每篇止四句、三句用韻，一句獨否，倚聲爲歌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，王士禛謂：「絕句爲唐三百年之樂府」。如李白之夜思，詩云：

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

又崔顥之長干曲云：

君寧何處住，妾住在橫塘，停船暫借問，或恐是同鄉。

唐代七言絕句，極爲美妙，故有稱唐三百年，以絕句擅場者，如高適

之除夕詩云：

旅館寒燈獨不眠，客心何事轉淒然？故鄉今夜思千里，霜鬢明朝又一年。

又鄭谷之淮上與友人別詩云：

楊子江頭楊柳春，楊花愁殺渡江人，數聲風笛離亭晚，君向瀟湘我向秦。

五七言律詩，皆重平仄，拘對偶，極爲嚴格，如李白送友人五言律詩云：

青山橫北郭，白水繞東城，此地一為別，孤蓬萬里征。浮雲遊子意，落日故人情，揮手自茲去，蕭蕭班馬鳴。

又杜甫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詩云：

劍外忽傳收虜北，初聞涕淚滿衣裳。卻看妻子愁何在，漫捲詩書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。即從巴峽穿巫峽，便下襄陽向洛陽。

(四)詞：詞爲詩之餘，詩詞同工而異曲，共流而分派，亦可謂詩者詞之源，而詞者詩之變。初出自唐人之絕句律詩，爲古樂府之流別。實在詞興起於六朝，確立於有唐，滋衍於五代，造極於兩宋。此時製詞名家，爭奇競巧，或爲精深婉麗之句，或製豪壯沉雄之詞。疏密不同，剛柔自異。唐書藝文志云：「江左齊梁之間，南朝文物，號稱最盛，人謠國俗，亦世有新聲。後魏孝文宣武，用師淮漢，收其所獲南音，謂之清商樂。隋平陳時，猶有六十三曲，今其辭存者，惟四十四曲焉」。至六朝新聲，可足稱述者，於宋則有少帝新製三十六曲，於齊則有謝眺之隨王鼓吹曲，於梁則有武帝之江南弄，於陳則有後主之玉樹後庭花，於隋則有煬帝之夜飲朝眠曲、懷儂、莫愁、烏夜啼、亦復盛傳於世。至唐初，大多以破五七言詩爲詞。自李白作菩薩蠻，始以七言起，變其餘爲五言，作憶秦娥，乃以七言雜三四言，遂開詞曲之端。至北宋南宋，詞令極盛，南宋更有散文化與語體化之變化，亦有音律化與典雅化之風格，不一而足。

(五)曲：曲爲詞之變，即聲音之徐疾，腔調之高低，謂之曲。而曲之文字，則謂之詞。換言之，文言爲詞，聲音爲曲，兩者本不相離。但詞與曲之體裁，各不相同，蓋自金元入主中國，胡樂嘈雜，淒緊緩急之間，詞不能按，於是元曲應運而興成爲音樂、戲曲之主體。曲雖係由詞演變而來，但同爲合樂之文學，并有相互之因果，曲之宮調牌名，多與詞名相同，是曲之宮調，由於詞之宮調而來也。曲盛於元稱爲元曲，作家不可勝數，如楊果、杜仁傑、馬致遠、馮子恒、張養浩、張可久、盧摯、喬吉，爲其著者。上而達官貴人，下而倡優妓妾，以至蒙古人、高車人多能作曲。并有散曲、北調、南調、崑腔之分，在文學上頗佔相當地位。

### 三、詩歌之功用：

德國詩人萊森(Lessing)，曾謂圖畫可以化動爲靜，詩文可以化靜爲動，默察類此事物，不知凡幾，自爲其功用顯而易見者。

書曰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」。詩大序曰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

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……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。噫！詩之爲用，大矣哉！陽貨篇孔子曰：「小子何莫學於詩！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通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。由此可見詩之功用實大，詩以言志，讀詩自可明志。又觀項羽之何以失敗，「楚歌」敗之也。國民革命之何以一舉成功，一曲「革命軍進行曲」使其成功也。法國之復興，如無「馬賽曲」，誰能爲之。故詩歌足以鼓舞士氣，團結民心，亦可以教忠教孝，當此世風衰微，如何昌明詩教，提倡音樂，尚有賴於詩人共同之努力。

#### 四、詩歌之作法：

歷來詩歌名家，何止千萬，其詩之類別亦多，約可分而爲三，即一詩人之詩。二才人之詩。三學人之詩。就唐宋而言，可分別以杜甫、李白、王安石爲代表，其中自有兼負二至三類者。此外如王維、元稹、白居易、蘇東坡等，可謂三者兼而有之矣。能作詩者亦能作歌，毋庸贅述，本節僅研提作詩之法。歌之作法，自在其中矣。茲先說明古體詩及近體詩規格，再說明作法，特分別舉例如次：

(一)古體詩規格：古體詩用韻，平韻仄韻不拘，轉韻或不轉韻，亦無定期，長短句之用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，全聽作者自由決定。又有五、六、七言及長短句、四句在一韻者；有五、六、七句在二韻三韻者；有五、七言及長短句用一韻而每句押韻到底者；有用一韻而每兩句押韻者，茲略舉數例：

五言四句在一韻者，如裴迪和王維崔九弟欲往南山詩云：

嶽山深淺去，須盡邱壑美。莫學武陵人，暫遊桃源裏。

七言四句在一韻者，如宋之間下山歌云：

下嵩山今多所思，携佳人今步遲遲。松間明月長如此，君再遊今復何時？

五言八句用一韻者，如李白望月有懷詩云：

清泉映疏松，不知幾千古。寒月搖清波，流光入窗戶。對此空長吟，

思君意何深。無因見安道，興盡愁人心。

七言八句用二韻者，如李白懷仙歌云：

一鶴東飛過滄海，放心散慢知何在？仙人浩歌望我來，應攀玉樹長相待。

七言八句用三韻者，如李白望天門山詩云：

天門中断楚江開，碧水東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對出，孤帆一片日邊來。

七言八句用四韻者，如李白望天門山詩云：

天門中断楚江開，碧水東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對出，孤帆一片日邊來。

亦應稱爲近古體詩，由於後人對其韻脚平仄等規範較前人稍爲嚴格，亦以近體詩目之。實在唐人作詩，體制並不一致，直至目前時人所作，亦不一致，有不調協音律，不拘平仄，而從古製者，未可一概而論。

五言如劉長卿彈琴云：

冷冷七絃上，靜聽松寒風。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。

七言如李白山中問答云：

問余何事棲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閑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

右二首爲押平韻而平仄未盡合之作。再舉左列押仄韻之二首而不協調音律者。

五言如王維鹿柴云：

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空林，復照青苔上。

七言如韋應物題壁云：

去年澗水今亦流，去年杏花今又折，山人歸來問是誰？這是去年行春客。

不協調音韻者，有從古製之絕句，有樂府絕句，及仿齊梁體絕句等。真正近體絕句，必須協調音律，便於歌唱，茲就五、七言絕句舉出平起仄起各一首如次：

五言平起如王維送別云：

山中相送罷，日暮掩柴扉。春草年年綠，王孫歸不歸。

五言仄起如李頻渡漢江云：

嶺外音書絕，經冬復立春。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。

七言平起如岑參入京使云：

故園東望路漫漫，雙袖龍鐘淚不乾。馬上相逢無紙筆，憑君傳語報平安。

七言仄起如張旭桃花谿云：

隱隱飛橋隔野烟，石磯東畔問漁船。桃花盡日隨流水，洞在青溪何處。

遠。

近體絕句詩，旨在協調音律，平仄方面，重在每句二、四、六字，不可錯誤。一、三、五字，如不能合於平仄亦可。韻脚除第一句可以押韻，亦可以不押韻外，二、三兩句，必須押韻，並須同韻，此不可改變之規格也。又絕句詩，多數全爲散行，不須對仗者，亦有前對後散者，更有四句全對者，如左例：

五言全散如王維相思云：

红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？願君多採擣，此物最相思。

五言前對後散如白居易問劉十九云：

綠燈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，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。

五言四句全對如王之渙登黃鵠樓云：

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

七言全散如賀知章回鄉偶書云：

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催！兒童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？

七言前對後散如劉禹錫烏衣巷云：

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七言全對如柳中庸征人怨云：

歲歲金河復玉關，朝朝馬策與刀環。三春白雪歸青塚，萬里黃河繞黑山。

總之，絕句詩雖有若干不同規格，如韻律平仄與起承轉合，甚爲重要，外，尚有一最重要者爲四句必須一氣呵成。否則有失真正價值，大爲減色。

(三)近體詩律詩規格：律詩以首尾爲起合，三四句承上，五六句轉下，皆爲八句四韻或五韻，皆須同韻，不能出韻，排律則隨句數之多寡而定。通常律詩正體，則爲中二聯必對，起結聯不對；亦有前三聯全對，結聯不對，更有八句全對者，平仄則有平起仄起不一，大都不加重視，舉例如次：

五言律句，中二聯皆對，起結聯不對，如杜甫月夜憶舍弟云：

戍鼓斷人行，秋邊一雁聲。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。

世亂同南去，時獨北還。他鄉生白髮，舊國見青山。

曉月過殘壘，繁星宿故闕。寒禽與衰草，處處伴愁顏。

五言律句全對，如杜甫登岳陽樓云：

昔聞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。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

親朋無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馬關山北，憑軒涕泗流。

七言律句，中二聯皆對，起結聯不對，如李白登金陵鳳凰台云：

鳳凰台上鳳凰遊，鳳去空江自流。吳宮花草埋幽徑，晉代衣冠成古邱。
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鷺洲。總爲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。

七言律句，前三聯皆對，結聯不對，如王維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云：

渭水自繆秦塞曲，黃山舊繞漢宮斜。驚輿迥出千門柳，閣道迎看上苑花。雲裏帝城雙鳳閣，雨中春樹萬人家。爲乘陽氣行時令，不是宸遊玩物華。

七言律句全對，如杜甫登高云：

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迴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亭濁酒杯。

四作詩要則：作詩重在天資才華，自仍應有後天之修養，故研究詩歌者，無不以宗法唐代爲尚。綜合歷代詩家作詩，亦無不皆有要則暗合。如要則不明，欲求其作品臻於上乘，雖云學富五車，才高北斗，不亦謬乎？

難哉！效就一般慣用作法要則，大抵不外左列各點：

1 立意——意者心志也，即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」。作者於心意初動

之時，必須以意爲主，蓋意爲詩之靈魂，詩爲意之表徵。意動神來，意盡

神渺，故一詩有一詩之意，意各不同，詩亦有異。意境高而又新奇，必有

佳構，意境低或立意欠妥，欲求上品，較難補救。且意在筆先，詩隨意成

。無意之作，有如無病呻吟，徒增厭倦。此斗筲之士，何足算哉？又有徒重華藻堆砌，好用僻典古字，毫無精神志節，內容空虛，讀之不知其所云爲何？斯亦不足論也矣。

2 審題——作詩必先審題，針對題旨發揮，有先點題而後發揮者，有先發揮而最後點題者，有題顯而詩諱者，有題隱而詩明者，各自運用智慧與其手法之高低不同，而顯其詩才。如非唱和或集吟而先命有詩題，則亦有詩成而後裝題者。顧審題繫乎詩之優劣甚大，絕不可率爾操觚，古人極爲謹慎將事，今又何莫不然。

3 選韻——詩爲協調音律之文學，期能納入管絃歌唱，必須力求音律和諧，適聽悅耳。故選韻，必須慎重，韻之雅俗抑揚與否，全在作者之智慧抉擇。一韻之奇，可使全詩生色。一韻之失，全詩爲之黯然。故詩之與韻，猶魚之與水，關係重要，不可稍離。爭奇競巧，在此一韻之間，不可不慎。但險韻、疎韻、灑韻、僻韻，應力求避免，以選用響亮、雄壯、融和、祥瑞之韻爲宜，切忌落寞之韻。

4 充實內容——詩歌爲大衆文學之一，應以能爲大衆欣賞爲主旨，非少數人所擁有也。就唐詩三百首觀之，幾乎無一不爲人所共鳴共賞，極爲自然，毫無奧祕或扯捏作態之勢。故研究詩歌者，無不宗法有唐，自來亦無

不稱唐爲詩歌之極盛時代。其所以如此，全在內容豐富而已。因此內容充實，其爲重要。設詩無內容，僅有一些風花雪月之詞，不着邊際之句，無異癡人說夢，以之孤芳自賞則可，以之興教明志，則嫌不足，然則充實內容之法爲何？曰：其法頗多，約略言之，不外抒情、寫景、言志、感時是也。茲例舉數首如次：

#### 抒情四首

王維送別

山中相送罷，日暮掩柴扉。春草年年綠，王孫歸不歸？

李商隱夜雨寄北

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。

張九齡望月懷遠

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。情人怨遠夜，竟夕起相思。滅燭憐光滿，披衣覺露滋。不堪盈手贈，還寢夢佳期。

韋應物寄李儋元錫

去年花裏逢君別，今日花開又一年。世事茫茫難自料，春愁黯黯獨成眠。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錢。聞道欲來相問訊，西樓望月幾回圓。

#### 寫景四首

柳宗元江雪

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

張繼楓橋夜泊

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

人事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。江山留勝迹，我攀犧登臨。水落漁梁淺，

天寒夢澤深。羊公碑尚在，讀龍淚沾巾。

盧倫晚次鄂州  
雲闊遠見漢陽城，猶是孤帆一日程。估客畫眠知浪靜，舟人夜語覺潮

生。三浦愁鬢逢秋色，萬里歸心對月明。舊業已隨征戰盡，更堪江上鼓鼙聲。

### 言志四首

西鄙人哥舒歌

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帶刀。至今竊牧馬，不敢過臨洮。

寒雨連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

張喬書邊事

調角斷清秋，征人倚戍樓。春風對青塚，白日落梁洲。大漢無兵阻，窮邊有客遊。蕃情似此水，長願向東流。

祖詠望薊門

燕台一去客心驚，笳鼓喧喧漢將營。萬里寒花生積雪，三邊曙色動危旌。沙場烽火侵胡月，海畔雲山擁薊城。少小雖非投筆吏，論功還欲請長綬。

### 感時四首

杜甫八陣圖

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

杜牧泊秦淮

煙龍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

杜甫春望
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，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

白居易望月感懷

時難年荒世業空，弟兄糲旅各東西。田園寥落千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，弔影分為千里雁，解根散作九秋蓬。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鄉心五處同。

(五) 作詩法則：集字成句，集句成章。一字一句一章，皆須精選精練，不可稍有失誤。一字可使全句出奇，一句可使全章生色，是字法、句法、

### 五、新詩之興起：

二十世紀初期，研究新文學人士，提倡新詩，此可以胡適之先生爲代表

章法之不可不加講求也。茲簡述如次：

1. 字法——巧於用字，奇句卽生，詩中奇字，稱爲詩眼。詩中無眼，難得佳句。黃庭堅盛稱杜詩所以傳誦千古，成爲詩壇之宗主者，以其句中有眼也。詩眼有在句首者，有在上腰者，有在下腰者，有在句尾者，各以其不同之情況而定。古之驅人墨客，每求一字之奇或穩，往往夜半沉吟，月下推敲，不以爲苦，可見一般。

2. 句法——句有句法，尤貴鍛鍊而成，能從成語與諺辭中，調整其字數，借用其意義，大有補益。句法中，有起句，有承接句，有轉換句，有對句，有結句。五字句有上四下三者，有上三下二者，有上二下三者。七字句有上六下一者，有上四下三者，有上二下五者，有上五下二者。句法之裝置，可分六種：卽倒插法、反接法、突接法、倒裝法、續前法、抱上法等。律詩之對句，可分十一種：卽異類對、同類對、雙聲對、疊韻對、疊韻對、連珠對、句中對、流水對、巧對、借對、扇對等。

3. 章法——每首之組織，稱爲章法。一首有一首之章法，數首有數首之章法。有一題數首，合數首而爲一章法者。古體詩與近體詩章法，固有不同，卽古體詩中五古七古章法亦各有異。如五古短篇，妙在橫肆變化，五古長篇，卽首段爲總起，次段爲承，中段爲轉，末段爲闔。段落勻稱，章法嚴整。七古短篇，須具敘談寫三法。七古長篇，則有分段、過段、突兀、字貫、讚嘆、再起、歸題、送尾等名稱，運筆時自可斟酌。絕句章法，有由淺入深，有由反及正，有由近及遠，有由景抒情，有合一題數章，互爲起承轉闔，有合數章成篇，不能增減者。律詩章法，多以首尾爲起闔，三四句承上，五六句轉下，方爲勻整。若在六句分截，則上重下輕，若在二句分截，則上輕下重，易生板滯之弊。排律章法，多在首聯扼題，有首段總繫者，有用兩句提綱，而後用兩扇對承者，有分兩段，而以每段起句總繫者，此皆大要，未及細舉。

表，胡先生談文學改革時，曾謂：「即以韻文而論，三百篇變而爲騷，一大革命也。又變爲五言七言，二大革命也。賦變而爲無韻之駢文，古詩變而爲律詩，三大革命也。詩變而爲詞，四大革命也。詞變而爲曲，爲劇本，五大革命也。」談新詩時，又謂：「形式的約束，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，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，……五、七言八句的律詩，決不能容納豐富的材料，二十八字絕句，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，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，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感情。」並且舉出他（胡）自己所寫具有上述優越條件的一首詩作例：

## 「應該」

他也許愛我，——也許還愛我，——  
但是他總勸我莫再愛他。

他常常怪我；

這一天，他眼汪汪的望着我，  
說道：「你如何還想着我？」

想着我，你又如何能對他？

你要是真愛我，

你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，  
你應該把待我的心待他」。

他的話句句都不錯。——

上帝幫我！  
我『應該』這樣做！」

這首詩的意思神情，都是舊體詩達不出來的。別的不說，單說『他也許愛我，——也許還愛我。』這十個字幾層意思，可是舊體詩能表達出來嗎？（以上見胡適文存一六六、一六七、一九一、一九二等頁）

胡先生在其嘗試集自序中，自述與梅觀莊（迪光）討論白話詩文時，發生不同意見：「不料觀莊來信大罵我（指胡先生——作者註），他（梅）說：『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，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人之命者。足下健哉！蓋今之西洋詩界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，亦數見不鮮，最著者有

所謂 Futurism, Imagism, Free Verse, 及各種 Decadent Malen-  
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。大約皆足下俗話詩流亞，皆喜  
以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』自豪；皆喜詭立名字，號召徒衆，以眩世人之耳  
目，而己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。……」（見胡適文存一九五、一九六頁  
）。

胡先生以歷史觀察詩的演變，主張將舊體詩改為新體詩，已如前面舉例所說，固然引起梅先生及若干人士反對，但如將舊體詩予以適當改進，如不用僻典，不事堆砌，不過於拘泥對仗，不作無病呻吟，不特重風花雪月之辭句，並非徹底翻身改為新體詩，棄舊體詩於不顧，又有何人硬加反對，一部唐詩三百首，有古詩，有樂府，有律詩，有絕句，三言一句，四言一句，長短句皆有，而且辭句通俗，不受形式拘束，可以自由發展意志，可作任何精密觀察，可以儘量充實內容，如一首詩不能充分發揮其全部意識、情感、及所蘊藏之內涵，可以一首三首乃至多首表達之，如元稹『遺悲懷』詩，則有三首，第一首第二聯：「顧我無衣搜敝篋，泥他沽酒拔金釦。」第二首第一聯：「衣裳已施行看盡，針線猶存未忍開。」第三首第三聯：「同穴窅冥何所望，他生緣會更難期。」等句，可謂道盡夫妻生死情懷，其餘七言詩句未便多舉。茲就所謂舊體詩，兩句五言十個字，不能表達如胡先生所作『應該』詩，首聯兩句十個字幾層意思：「他也許愛我，也許還愛我。」之意，未敢苟同，特舉出舊體詩兩句十個字者如次，以供品評：

崔顥長干曲：「停船暫借問。或恐是同鄉。」

金昌緒春怨：「啼時驚妾夢。不得到遼西。」

李頻渡漢江：「近鄉情更怯。不敢問來人。」

李商隱登樂遊原：「夕陽無限好。祇是近黃昏。」

柳宗元江雪：「孤舟蓑笠翁。獨釣寒江雪。」

王維雜詩：「來日綺窗前。寒梅著花未。」

王建新嫁娘詞：「未諳姑食性。先遣小姑嘗。」

元稹行宮：「白頭宮女在。閒坐說玄宗。」

權德興玉台體：「鉛華不可棄。莫是藁砧歸。」

白居易問劉十九：『晚來天欲雪。能飲一杯無。』

孟浩然春曉：『夜來風雨聲。花落知多少。』

賈島尋隱者不遇：『只在此山中。雲深不知處。』

右列詩句，不僅內容充實，情感豐富，含蓄甚多，意在言外，而且詩中有畫，餘音繚繞，讀之如置身事中，令人纏綿悱惻，心曠神怡。余以爲舊體詩可以研究改進，并贊同提倡新體詩。但不贊同將舊體詩改爲新體詩。

允宜舊體詩與新體詩并存，兩者兼籌並顧，共圖研究發展。  
總之，詩歌固重在言志抒情，前後呼應尤應重在渾然成爲一體，具有整體意識（Sense of oneness）。詩歌興教之目的，在爲提倡倫理，調和文化，發揚民族精神，鼓舞民心士氣，其作品既須具有時代背景，亦須能爲大衆共同欣賞，不爲少數人寵物，更非無的放矢。無論漢魏六朝唐宋各家，乃至近代新詩，皆可治爲一爐。既不鑽入象牙之塔，亦不寫出靡靡之音。無門戶之見，新舊之分，成爲中華民族之詩歌新境界，斯爲幸矣。

余讀書讀律，學劍學詩，自愧無成。惟考試委員同僚中，博學多才之士不少，時有酬唱，茲於此稿完成之後，檢點拙作三數，聊供續貂：

台北夏日主試呈同座

昨夜鈞題費鑒書，平明喜氣映紅葉。糊名走筆爭前席，擊鉢催場敢後居。論衆最難裁可否，評文每嘆互乘除。聞中疑有捷才在，國事方興待積儲。

花蓮秋日主試呈監察院郭委員培愬

花蓮盡夜聽松濤，曉入闌場試彩毫。得句寧堪嫌鍛鍊，遺珠肯負貴甄陶。雁翅連陣卿雲合，樹搖秋聲綠帳高。惟我元明垂雨露，但憑玉尺簡英豪。

屏東春日主試呈監察院鄭委員景福、張副廳長宗良（考試山地行政人員）

群英試帖集明堂，柳拂棘闌雜墨香。下筆靈聲如食葉，銜枚夜競似沙場。選才憂切紓時難，射策紛陳着意良。山地比年頻得虎，兩賢欣折桂榮光。

除役（壬子春余以將官與何志浩中將等除役，由尹俊總司令設宴惜別）

東方雜誌

填膺忠憤意難平，老退傳詩百感生。役滿令隨春訊到，杯飛月下將星更。尚餘碧血供塵戰，早願王師復舊京。約守經分勤聖教，憑將玉尺作文衡。

和劉委員象山甲寅秋閱卷，用王安石詳定試卷韻

禁院雲高逐雁過，西樓讀卷共研磨。豈無異等供驅策，自有英才待網羅。落葉頻添文會美，遺珠每慮海風多。最難裁可揮神筆，慧眼難全欲奈何。

欲動蟠螭草蟲，初寒人意若為翁。棘闈確切傳佳話，筆陣分明積健雄。玉尺掄才毫不爽，文軒對策日方中。陽春白雪皆難和，惆悵低徊句未工。

作者附記：中興詩社，不時集吟，以贊中興，甲寅清明節，全體社友，集遊西雲寺，共覽名勝，當在該寺禮堂開會討論，暢被推作「詩歌研究」專題報告，社友朗誦詩歌，盛極一時，茲篇所述，即報告辭全文，實係蒐集名家衍繹研究而成也。（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一日）

### 王雲五主編

## 印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

本館王董事長雲五博士，期使罕見善本圖書普遍流傳，特就其庋藏之珍貴善本選輯精要者五十種，

括有十三大類，交由本館出版發行。

精裝：一百冊  
特價：一五〇〇元

臺灣商務印書館